

巫文化视域下
残雪
小说研究

马福成 / 著



NLIC2970914982

*Research of Canxue Novels in the
Sight of Witch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巫文化视域下

残雪

小说
研究

*Research of Canxue Novels in the
Sight of Witch Culture*

马福成 / 著



NLIC2970914982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巫文化视域下残雪小说研究 / 马福成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308-11479-0

I. ①巫… II. ①马… III. ①残雪—小说研究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6811 号

巫文化视域下残雪小说研究

马福成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60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479-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巫言如梦:巫视野下的残雪小说	(9)
第二章 童年回溯:一种生命蓝图的呈现方式	(25)
第三章 走向存在:“光”在残雪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35)
第四章 家园的废圯:残雪小说空间的叙事功能	(44)
第五章 天堂之路:残雪小说的精神向度	(65)
第六章 生命的镜像:残雪小说的形象意义	(88)
第七章 双性同体:残雪小说的性别叙事	(100)
第八章 神圣的言说:残雪小说语言的巫诗品格	(122)
第九章 涤除玄览:残雪小说的阅读方式	(171)
第十章 象征的丛林:残雪小说的意象构形	(197)
参考文献	(215)
索 引	(220)
后 记	(227)

绪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天独厚的文学生态中,残雪小说如一株株诡异的新新物种横空出世,刷新国人的视野,在被吸引的同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残雪的小说“晦涩难懂”是读者的共识;无法归类,则是当时理论界的尴尬。不过有挑战,就有应战,时至今日,她的小说依然不乏读者,在理论界也始终保持一定的关注度,这就是明证。

学界习惯将残雪的小说归为“先锋派小说”。虽然,残雪的小说太另类,无法用任何单一的范畴予以归类,但若从其精神特质观之,这种归类自有一定的合理性。洪治纲于《守望先锋——兼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发展》一书中,将“先锋文学”的审美特质归纳为五点,即“独创性”、“叛逆性”、“区域性”、“动态性”和“前瞻性”。^①残雪的小说的确具备以上审美特质,但残雪不喜欢这种“便利贴”似的标签,也不愿将其小说归入“先锋小说”一派,可见作家也有自己的考量。在残雪看来,所谓“思潮”或“流派”,是季节性很强的“候鸟”,而她却是“受命不迁”的“垂直发展的植物”,因此,她更喜欢称自己的小说为“新实验小说”、“一种特殊的小说”、“描写本质的文学”或“灵魂的小说”。但吊诡的是残雪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坚守者,正如高玉教授所言:“90 年代之后,当先锋作家们纷纷‘转向’或者放弃、或者停止‘先锋’探索的时候,残雪则独守‘先锋’,艰难而孤独地探索,艺术上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②

有人曾问我最近研究什么,我说残雪,他说残雪有点小众,言下之意就是研究价值不大。而我看重的却是残雪小说的独特性,正如高先生所言,“残雪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作家,也是整个世界文坛上独特的作家”,这种

① 洪治纲:《守望先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19 页。

② 高玉:《论残雪的写作及研究意义》,《文艺争鸣》2011 年第 6 期。

“独特性”正是残雪小说研究的价值所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他的时代是百分之百小众的,但事实证明了它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不能以是否“小众”作为衡量研究价值的标准。或许出于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自从残雪小说面世以来,时至今日,国内外一直不乏研究者,尽管离“显学”的距离仍相当遥远,其研究成果却也相当可观。其研究的现状和态势,按照致思理路和类别,并参照栗丹教授的观点归纳如下:

从域外的接受与研究现状来看,的确存在“墙内桃花墙外红”的现象。从作品的译介看,目前,国外已出版残雪小说 10 多个译本,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译著最多者之一,当然,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还无法比肩;从评论界看,其定位也相当高,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其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不少论者把残雪的小说看作是中国的“政治寓言”或“社会寓言”,这显然是一种误读或偏见,不符合残雪小说的实际。不过,也有不少具有艺术良知的论者,从文本出发,肯定残雪小说的世界意义。他们认为,残雪的小说是对中国现实主义的超越,可与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品相媲美;残雪小说表现了人类衰弱的感受力所抓不到的根源世界和人的力量,表现了人类的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观点颇为深刻,对域内的研究者也有启示意义。

最具代表性且值得关注的有近藤直子的“画布说”：“使读者受到冲击而战栗起来的,并不是她小说里出现的这一幅或那一幅图案,而是使图案不断地得以成立的,那画布部分。如果,人一般并不直接住在叫做‘世界’的现象里,而只有其通俗的解释里,才能感觉到安心的话,那么,在残雪的小说里彻底缺少的,就是这种安居之地,她丧失了叫做‘世俗’的眼罩或容缓地带,直接面临‘空荡荡的世界’,迎着‘孤独的风’而站着,形成她作品世界里那种难于描绘的气氛的,就是这‘空荡’。”^①近藤直子的这种“直觉”式的阅读感受,颇有灵性,也相当准确,不过对中国哲学中“无中之大有”观,毕竟还隔着那么一层,若比照一下鲁迅《野草》中《影的告别》,或许会有更深的领悟。

迄今为止,对残雪小说评价最高的是日本的著名作家日野启三的“世界意义”说:他以其宏阔的视域,将残雪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格局中予以考量,并断言,“它学会了世界最新的表现形式后,再表现先进诸国衰弱的感受力所抓不到的根源世界和人的力量。残雪的作品不就是新的‘世界文学’强烈的、先驱的作品吗”?^②残雪的作品在美国也颇具影响力。美国《纽约时报》Charlotte

① [日]近藤直子:《有“贼”的风景》,《作品与争鸣》1998年第6期。

② 日本《读卖新闻》1991年7月22日。

Innes 说:“中国女人写的这些奇妙地使人困惑的小说,跟同时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几乎都没有关系。实际上,它们令人想起的是,艾略特的寓言、卡夫卡的妄想、噩梦似的马蒂斯的绘画。”^①显然,其直觉式的描述,基本符合残雪小说的事实。

另一美国的评论家夏洛特·莫尼斯在残雪小说集《苍老的浮云》的英文版前言中认为,“在西方,残雪已被称为出自中国的最好的现代作家之一”;并以《黄泥》和《苍老的浮云》为例,指出其非写实性,认为,“与欧洲和美国的超现实主义以及古典中国文学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残雪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单因为她在描写中国,尤其是因为她用一种新的、有趣的方法描写了人类,读者仅仅需要展开他们的想象,即使他们不总是懂得残雪,他们将毫无例外地被挑战,被吸引,被激发”。^②这倒与残雪自己的说法十分契合,其中不乏精辟的论述,至于“虽然她的世界可能看起来是噩梦般的、遥远的、印象主义的,读者应该记得,人们在故事中的举止完全像他们在任何地方的举止。他们搞阴谋、恋爱、相互讨厌、欺骗自己、受苦,仍然盼望更好的事情”之论,却不敢苟同,首先,“像他们”中的“他们”特指“中国人”,将“中国人”“他者”化,是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典型“中国”形象,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这不但与前文的“极端的非写实”观自相矛盾,而且带有浓厚意识形态偏见,理应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警惕。

美国著名作家布莱德·马罗对残雪的评价极高。他称“她是一位世界级的作家”,并从残雪的写作路向出发,指称残雪所探索的是“想象本身那永远动荡不定的境界。在那里,幻象,梦,魔术和噩梦决定一切,而在同时我们却并不需要她的探索为她在那里所遇到事物提供答案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她是一位纯作家”。马罗还从残雪小说的语言向度出发,指出“在她那里,语言本身不断转化,恢复了活力。她有能力用语言来建造的这个绝对无法预见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具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冲击力。她的描述显然是离奇古怪的,是明显受到非理性,和一种令人叫绝的思维创造力所驱使,这种思维能够毫不费力地出入幻觉。而她的背景则经常是可辨认的,普通的”。^③布莱德·马罗的观点对作家及作品的把握还是十分准确的,不乏真知灼见。

美国的苏哲安认为,残雪通过异想天开的丑陋意象和不合逻辑的手法,试

① 美国《纽约时报》1988年9月24日。

② [美]夏洛特·莫尼斯:《苍老的浮云》序,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美]布莱德·马罗:《中华读书报》2004年5月12日。

图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田地。这只是一种印象式的描述：“丑陋的意象”是只见“毛毛虫”而不见“蝴蝶”的表层认知；“不合逻辑”，从表层看，的确如此，但从深层看，残雪的小说，自有其深层的逻辑，即灵魂的逻辑。至于其有关残雪小说叙事的“围墙”之说，有一定的道理，这“高不可攀的围墙”，是残雪的强力理性所形构，目的是拒绝世俗的自我，当然也包括世俗的读者，是为了进入那纯粹的境界，而不是故弄什么叙事圈套，因为她的小说始终向每位读者敞开。

另外英国《时报》Harrie Evans认为：“残雪的小说，是中国近年来最革新的——她的小说也不能放进任何单一的范畴。”^①这种观点对那些“削足适履”式的批评倒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至于加拿大学者李明天的“残雪只能用一种间接的、荒诞的方式来抨击社会真相”说，以及法国《世界报》Michel Braudeau的“残雪像弗兰西斯·培根的画那样，表现中国的噩梦”之论，都采用“社会学”的批评范式，不但批评的方法陈旧，而且也不符合残雪小说的实际。

从域内的接受、研究现状即态势看，残雪的作品一直保持一定的发行量，总有一定的读者和研究者，近几年来，读者和研究者的层次，呈上升态势。概而言之，理论界大体有这么一些观点：或采用“社会学”的批评范式，指认残雪作品是中国社会现实人生的“噩梦”式展示，是“社会”或“政治”寓言；或以西学为参照，认为残雪的作品是自我的象征，残雪的世界是封闭的、反逻辑的、非理性的；或从作家性属出发，认为残雪作品是从女性内部发声，表现了中国女性的灵魂图景；或以叙述学为致思理路，认为残雪作品是叙事迷宫，是一种叙事策略，否定其内部存在深刻的精神探索；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阐释残雪小说的“反阅读”或“反懂”审美特质。为了综述的方便，不妨按照文学史、著作及有代表性的论文三个类别予以描述。

文学史类有陈思和、金汉、杨匡汉、田中阳、於可训、吴炫等主编的当代文学史，均将残雪纳入其中，并对其作品予以高度评价。

从专著类看，目前还较为单薄。值得一提的有萧元于1993年主编的《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一书，这是残雪研究的第一部论文专辑，书中汇聚了残雪研究的早期成果，为残雪研究夯下了坚实的基础。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残雪文集》4卷，包括了残雪大部分作品和有关残雪的评论，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方便。邓晓芒先生在《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一书中，第十章专论残雪，对上世纪残雪小说作系统而富有创造性的解读。邓先

① 英国《时报》1992年1月31日。

生认为,尤其是“建立一种自我现身的新型人格”及“她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分身术’时,她与史铁生一样进入到了灵魂的内部探险;但与史铁生不同的是,残雪的主要人物虽也是一个理想原型分化而来,但这些人物在残雪那里往往处于极其尖锐的对立之中,不仅反映出原型人格内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而且体现了一种撕裂的内心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残雪的原型人格呈现出一种不断打破自身层层局限向上追求的精神力量”,这些观点,可谓犀角烛照,为残雪小说阅读乃至研究指明了方向。罗璠独辟蹊径,以比较研究为范式,对残雪小说作深入研究,其专著《残雪与卡夫卡小说比较研究》是新世纪残雪研究最为扎实而具创新意义的成果之一。栗丹教授的专著《荒漠中的独行者——残雪小说创作论》,把着眼点置于研究空白的填补上,针对“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解读和评论并不多见”的研究缺憾,特别强化了对残雪近期创作的解读,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

至于论文类就比较庞杂,只能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蜻蜓点水似的评述。1985年第9期《作品与争鸣》转载了《公牛》小说,并同时刊登沙水与伍然两篇针锋相对的评论文章,首先揭开残雪评论的序幕;王绯的“天启的力量”说,颇有想象力地道出残雪小说创作的状态,可惜语焉不详;唐俟的“开敞自身”说,倒是契合残雪小说的“启蒙自我”论,然而,艺术家又是借助什么力量,以何种方式“开敞自身”,唐先生却以“病患者”予以阐释,不免落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俗套,若将王绯的“天启的力量”与唐俟的“开敞自身”嫁接,或许更能揭示残雪的创作状态和文本生成过程;戴锦华的《残雪,梦魇萦绕的小屋》一文,站在历史和文化的宏阔背景下,从救赎的缺席、权利与微观政治、阐释的游戏、残雪与世界文学等几个方面全方位地解读了残雪的作品,是残雪研究中较有价值的论文之一;谭桂林的《论新时期湖南小说的含魅叙事》认为残雪的创作思维方式有楚巫文化特征,并将其推向极端,角度独特,颇有启示意义;肖欣的《潇湘女》认为残雪对于人类灵魂学说贡献了一个个性与共性共存的中国女性的灵魂图本,可谓慧眼独具;高玉则致力于残雪小说的“话语”与“阅读”视角研究,颇有价值;至于王蒙的“黑箱内层”说、王彬彬的非“真的恶声”说、吴亮的“臆想”说、程培德的“梦”说,均揭示出残雪小说的某些症候及其价值,标示出接近残雪艺术世界的大致路向;萧元从残雪散文《美丽南方之夏夜》中寻找进入残雪艺术空间的钥匙;沙水则把残雪小说《天堂里的对话》视为作者的“创作谈”,并以它为敲门砖,叩问进入残雪世界的门径,他们对残雪艺术世界的那份持续的热情、执着的追问,令人肃然起敬。

纵观域内外研究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残雪小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

进步,但还存在很大问题:一是重复研究、拼凑观点、牵强附会的现象严重;二是套用西方文艺理论,作削足适履式、暴力式阐释现象严重;三是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陈旧。总之,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比如“残雪小说的价值论”、“自动写作的创作机制”、“巫文化视域下残雪小说研究”等深层次问题,依然是空白之页。

二

本书的写作,缘起于对残雪“自动写作”和“搞巫术”的浓厚情趣,在广泛阅读残雪小说的同时,多方搜罗有关巫术理论,后来发现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灵术理论中有关“抹去个人历史”、“失去自我重要感”、“死亡忠告”、“对自己负责”、“成为一个猎人”、“使自己不被得到”、“打破生活习惯”、“世上最后一战”、“把自己开放给力量”、“战士的心境”、“力量的战争”、“不做”、“力量之环”、“停顿世界”、“前往伊斯特兰的旅程”等灵修过程,与残雪的生命经历和体验及创作时从不构思,“脑海空空”,拿起一支笔,就开始“自动写作”,称自己写小说为“搞巫术”的写作方式竟然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与中国道家的“静照忘求、澄怀观道”的审美范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我想,若能抹去“巫”的迷信色彩,破除成见,从卡斯塔尼达“日常认知系统”的关闭,“陌生认知系统”的开启,即从原初的古老思维重拾与激活出发,不仅能有效地破解残雪小说文本的生成之谜,解决残雪研究中存在的难题,而且能确证残雪小说的现代意义,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有了撰写本书的计划。本书引援巫文化的资源,尤其是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通往心灵密境之旅的巫术感知方式,以及道家的“静照忘求、澄怀观道”的审美范式,创设“巫小说”的概念,并以巫的思维为致思理路,阐释残雪小说“自动写作”的心理机制,破解其小说文本生成之谜。在此基础上,启用“陌生认知系统”,从作家、创作过程、文本表征、接受方式、审美价值及现代意义等相互关联的向度着力,企图建构残雪研究的全新体系,开拓出残雪小说研究新的视角与途径,提供一条进入残雪小说文本所展现的“无限活跃的领域”——心灵密境——的迷宫入口,揭示残雪小说在抗拒无处不在的异化、心灵史的救济及身心重建的追寻等方面的现代意义。

本书共分十章。第一章引援巫文化的资源,尤其是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通往心灵密境之旅的巫术感知方式,以及道家的“静照忘求、澄怀观道”的审美范式,以阐释残雪小说“自动写作”的心理机制,破解其小说文本生成之谜,提供一条进入残雪小说文本所展现的“无限活跃的领域”——

心灵秘境——的迷宫入口，冀以把握残雪小说的现代意义。

第二章为指涉残雪研究的理路，引援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生命回顾”理论，企图从有残雪精神自传之称的《趋光运动》中勾画出既能凸显作家自我灵魂景深，又具普泛性价值的生命蓝图。从“启蒙自我”的精神向度审视残雪的“精神自传”与其颇具巫性品格的小说恰成相向态势，两者互为文本。

第三章涉及“黑暗的意识海洋”即“潜意识世界”如何现身问题，从“显形”、“祛魅”、“拯救”、“神性在场”等路径考量“光”在其小说中的叙事功能，从而揭示残雪小说在“光”的照耀下，开启黑暗的灵魂之窗，与生命本真的晤面中，走向存在，实现自我的拯救与解放之路。

第四章引援列斐伏尔等西方空间理论资源，从残雪小说的空间构形出发，揭示残雪小说从“家园”到“道路”的空间转换，这不仅意味着对同质化空间权力统治所造成的异化的抗拒，同时也意味着抵抗压迫空间进而改变空间、寻求自由解放的多样化差异空间的可能性。

第五章涉及残雪小说的精神向度及社会意义的评述，从“天堂之路”与“灰烬之路”的逻辑关系与时空转换出发，阐释残雪小说以“巫”的方式，跨越生命之界，于涅槃中追求永生的心路历程。

第六章针对学界“审丑”说及对残雪小说“意义缺席”说，引援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以《苍老的浮云》为个案，从“肉的丑陋无比，却是启蒙之光的诞生地”的辩证关系出发，分析残雪小说的形象意义。

第七章引援西方女性主义资源，从“双性同体”及道家的阴阳学说维度切入，检索残雪小说性别叙事的特点及全新性属观念建构的努力。

第八章引援有关语言学的资源，从“巫”的维度切入，探索残雪小说言语机制，揭示其语言的巫诗品格。

第九章引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灵术及中国道家的体察世界的方式，从“潜文本”（包括作家、精神自传、读书笔记及创造谈）和“显文本”（小说文本）两个角度切入，分析两个“文本”的互文关系，并介绍了如何达到“心斋”、“忘坐”的前阅读状态，在此基础上，引援卡洛斯·卡斯塔尼达有关理论，具体介绍了“凝视”、“看见”、“做梦”、“从旁听者”到“故事中心”及发展“替身”、“置换”等方法的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并以《最后的情人》中“乔”的创造性阅读为个案，探索残雪小说的阅读方式。

第十章鉴于残雪小说中充斥“暗示”、“含蓄”、“隐喻”、“深邃”、“模糊”、“神秘”、“多义”等特质的“意象”，引援象征主义、符号学美学及中国的意象说理论，采用个案法，阐释残雪小说的“意象”构形方式，冀以达到举一反三、联类旁

通的效果,为残雪小说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十章之中第一、五、六、八章是难点,尤其第一、八两章以“巫文化”来阐释残雪小说的创作机制、文本生成、文本表征及言说方式,这是全新的尝试。虽然万晴川曾以“巫文化”为视野,对中国古典小说作过系统研究,其专著《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典小说》颇有启发性,但在作家的巫诗品格,在巫的状态下,以巫的方式创作及巫文本的研究方面尚属空白之页。至于其他学者的研究,则更多地停留在文本中的“巫”元素上,因此,第一、八两章不仅需要具备对原有研究边界突破的勇气和胆略,有效地抹去“巫”的迷信色彩,汲取个人心理的健全与意识的完整发挥的原初精华,而且需要整合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具有庖丁解牛似的技术性难题。然而,只要坚定不移地从关节处入手,攻克难关,其他问题则豁然解。第二、六、七、九章是重点,涉及残雪小说阅读欣赏及研究的理路,解决进入残雪“异端世界”的路径,否则,就会陷入卡夫卡《城堡》中的K的宿命,“迷宫”近在眼前,却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误读也就在所难免。

第一章 巫言如梦：巫视野下的残雪小说

本章引援巫文化的资源，尤其是美国人类学家卡洛斯·卡斯塔尼达通往心灵秘境之旅的巫术感知方式，以及道家的“静照忘求、澄怀观道”的审美范式，以阐释残雪小说“自动写作”的心理机制，破解其小说的文本生成之谜，提供一条进入残雪小说文本所展现的“无限活跃的领域”——心灵秘境——的迷宫入口，冀以把握残雪小说的现代意义。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得天独厚的文学生态中，残雪小说如一株株诡异的新新物种横空出世，读者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并且被挑战，即使“不少以阅读和写作为职业的人”搜肠刮肚，企图予以归类、命名，如“先锋小说”的标签，如《封神演义》中余元的“如意乾坤袋”，只要愿意，什么敌人、宝物，尽可一股脑儿往里装，但人家作家不愿意并提出抗议，也终于以失败而告终。按当下评价标准，被一个大师级的人物难倒也就罢了，被一个“没有接受过正规文学训练”而名不见经传的作家难倒，毕竟不是长脸的事。因此，面对残雪小说，漾出一缕有意味的笑，三缄其口可算一种生活的智慧；然而，有挑战，就有应战。如萧元，一个以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和前卫艺术的推进为己任的作家、《芙蓉》杂志的主编，谈到自己大约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为读不懂残雪的作品而沮丧；经过多年的参透，才有了逐步接近残雪的底气，却也不敢妄言已经读懂残雪作品。^① 这番言论，绝非自谦之词，而是君子自道的喟叹，却也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学界残雪研究的现状：应战者中不乏自以为看懂了其实没看懂残雪的作品的人；自然也有慧眼独具之识者，历经筚路蓝缕的跋涉，正在逐渐接近残雪：如王绯的“天启的力量”说，^② 颇有想象力地道出残雪小说创作的状态，可惜语焉不详；唐俟的“开

①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 页。

②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 页。

敞自身”说,^①倒是契合残雪小说的“启蒙自我”论,然而,艺术家又是借助什么力量,以何种方式“开敞自身”,唐先生却以“病患者”予以阐释,不免落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俗套。若将王绯的“天启的力量”与唐俟的“开敞自身”嫁接,或许更能揭示残雪的创作状态和文本生成过程。至于王蒙的“黑箱内层”说^②、近藤直子的“画布的部分”说^③、吴亮的“臆想”说^④、程培德的“梦”说^⑤,均揭示出残雪小说的某些症候,标示出接近残雪艺术世界的大致路向;萧元从残雪散文《美丽南方之夏夜》中寻找进入残雪艺术空间的钥匙;沙水则把残雪小说《天堂里的对话》视为作者的“创作谈”,并以它为敲门砖,叩问进入残雪艺术世界的门径,他们对残雪艺术世界的持续的热情、执着的追问,令人肃然起敬。然而残雪并不领情,多次抱怨没人懂她,甚至怀疑国内学人的理解能力。残雪的言论虽为尖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不过,“墙内桃花墙外红”的现象也的确存在。显而易见,国内残雪研究者大都落入卡夫卡笔下K的宿命:城堡虽近在咫尺,但费尽周折,却怎么也进不去。

然而,残雪的艺术世界,毕竟不是K面对的城堡。残雪本人也意识到国人的欣赏习惯问题,终于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一个作家培育欣赏者的重任,出版了《艺术复仇》、《灵魂的城堡》、《残雪创作谈》、《残雪文学观》等许多读书笔记、创作谈之类的铺路性工作。笔者以为,真正进入残雪艺术世界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依然很少有人能真正找到进入的门径。究其原因,则在舍本逐末,犯了买椟还珠的毛病,换言之,探秘者们没有向迷宫的建构者索要图纸,弄清迷宫(残雪小说文本)是如何生成的。愚以为,若将残雪的创作谈化约,最为关键的是四句话:一是“我”的小说拒绝阅读。参透这句话并不太难,也就是她的小说是反阅读的,残雪以否定的方式告知欣赏其艺术的方式。二是“我”写小说是搞高级巫术。这句话指涉创作方法。或许人们对原始初民的思维方式隔膜太久,错把宝贝当糟粕,或许对巫的“负价值的反文化、非道德”的指认,尤其黑巫术的臭名昭著,阻断了人们的想象力,因此,误把作者掏心掏肺的真言当作自我调侃的姑妄之言。总之,没人当真,更没人去深入地追问。三是启蒙自我。这句话,道出其小说创作的目的,属于价值论的问题。

①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②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③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④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⑤ 萧元:《圣殿的倾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若不囿于成见,以更开放的胸怀去体察生命与世界的奥秘,也不难索解其弥足珍贵、不可替代的价值。四是西方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壤中长成的新新物种。这句话说明其小说的种类,试图以现成的小说理论去定性,自然会陷入削足适履式的尴尬。若能参透这四句话,许多残雪研究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若能不断地化约、逼问,就能廓清笼罩在残雪艺术世界的雾障,“巫小说”的本相就会现身,与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追寻者晤面。

二

“巫”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一样久远。在中国,最早的甲骨文中,就已有“巫”的存在了。作为一种具有普泛性的社会历史文化遗存,学者们从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心理学等维度切入,各取所需,且颇有斩获。而有关“巫”的概念也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鱼龙混杂,精芜并存;其种类有黑白之分。是精华就要有胆量“拿来”,并发扬光大;是糟粕就要口诛笔伐地予以批判,并弃之如敝屣;一时难断妍媸稂莠者,不妨先搁置存放,以待识者。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文学艺术与巫文化的关系,国内外学者都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巫文化与小说关系的系统研究则由万晴川开了先河。其力作《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思维、主题结构、内容等方面所作的巫文化阐释,颇见功力。如其对“巫术观念与古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的生成”的论述中,以神魔小说《西游记》三十三至三十四回佐证,阐释其情节由“姓名巫术”衍生发而成,就颇具说服力。然而,综其所论,万晴川教授也仅止于巫文化与古小说的关系,即古小说中的巫元素。在“巫与古小说家”的论述中,做到论从史出,指出干宝(“好阴阳术数”)、张华(“图纬方技之学,莫不详览”)准巫者,郭璞(以巫术为王敦所杀)、郭宪为巫者,却没有对准巫者或巫者的文本《搜神记》、《博物志》、《洞冥记》、《列异传》的生成作深入阐释,颇有遗珠之憾。^① 谭桂林《巫楚文化与20世纪湖南文学》一文,从文学的地缘性出发,宏观地考察20世纪湘籍作家与巫楚文化的姻亲关系,其中“巫诗传统”、“巫史传统”的划分与命名颇有创意,^②却竟然把更具“楚人血液”并自称写小说为搞“巫术”的残雪排除在外,实在不可思议。是无意疏忽,还是另有苦衷,有意绕过残雪?有一点可

① 万晴川:《巫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② 谭桂林:《巫楚文化与20世纪湖南文学》,《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3期。

以断定:残雪太另类了,人类迄今尚无一人自称写小说为搞巫术,也无人对此做过研究的尝试。本文以残雪的“巫小说”的创作机制及过程作为研究对象,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策略,引援马塞尔·莫斯巫术三要素理论(巫师、行为、表征)、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巫术感知方式及道家的“静照忘求、澄怀观道”的审美范式,来破译“巫小说”文本生成之谜,或许也有投石问路、抛砖引玉的价值。

至此,有必要对“巫小说”的概念进行界定。所谓“巫小说”,特指具有巫之卓异品质的作家,在巫的状态下,以巫的方式从事小说创作,其文本整体呈现出巫的表征的小说。“巫小说”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即马塞尔·莫斯所说的“巫师”、“行动”、“表征”。^① 不具备“巫师”的卓异品格,就不能进行巫的行动(以巫的方式进行文本创造),其文本自然也不可能是“巫小说”文本;具备巫师卓异品格,却不在巫的状态下,以巫的方式进行创造——残雪的读书笔记、创作谈及散文——其文本也不能称为“巫小说”文本;具备巫师卓异品格,在巫的状态下,以巫的方式进行的非小说的文本创作——残雪的《残雪自我印象》——其文本也自然不是“巫小说”文本。可见,三者之间,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残雪的小说就契合“巫小说”的概念预设,或者说,以上概念是从残雪小说文本的生成实验中归纳提炼生成的,因此,残雪的小说,应是经典的“巫小说”。下面,笔者以“三要素”为向度,探究残雪的“巫小说”文本生成奥秘。

三

许慎的《说文解字》给巫下了明确的定义:“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覡,能齐肃事神明者,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辞海》定义为:“各种行使巫术的人的泛称。皆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并能借以行巫术。鬼神和精灵观念出现后,更被视为能与鬼神交往,并驱使为之服役。”两个定义虽然有别,如若求同存异,遗貌取神,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巫者具有“三才”(《周易》的创造:天才、地才、人才),是“上下通神”、“归天矩地”的“超自然力”的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巫者具有沟通人道与天地之道的超自然力。按照古希腊“林中隙地”神话,火(霹雳一神的意志)使得空间(“林间隙地”)敞开,成了“先民”居所;而“火”是神意的使者,是具有“诗性言说”卓异能力的巫

^① [法]马塞尔·莫斯、昂利·于贝尔:《巫术的一般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杨渝东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预言家、先知、诗人)。而残雪就是拥有这种“诗性言说”——“逻各斯”活动潜质的作家。其佐证如下：

(一)残雪，本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生于长沙。从文化地域学看，长沙属古楚文化圈内。《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明人陆燾《庚巳编》卷八云：“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还有现代出土的“卜巫记录”竹简为证。由此可见，说巫是楚文化的核心并非无稽之谈。恩斯特·卡西尔《人论》宣称“人为文化的动物”。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有关文化与地域的关系古人早有卓见：“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嗇”（《邹县志》）；“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刘禹锡《送周鲁儒序》）。残雪生于楚地，长于楚地，接受氤氲其间的楚风巫雨浸润，具有“楚人之血”，或说秉承巫楚附魅文化中的“巫诗传统”（老子、庄子、屈原等擅长诗性言说者，其梓里均为楚巫文化圈内），也绝非空穴来风。

(二)残雪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小学毕业即辍学），“文革”的生态，致使她对儒家正统文化及当下的主流话语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和抵触情绪，没有机会对巫楚文化进行清理、祛魅；成长过程中喜好充满怪乱力神的古典小说，尤其对西方的现代派小说情有独钟，更孳乳了其秉承巫诗传统的品性。

(三)残雪的父母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多次出生入死为党奋斗，是意志超群，对党无限忠诚、无限纯粹的人。二人虽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反党分子”、“右派头子”的帽子，却依然痴心不改，在厚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汲取精神滋养，永葆自己的信念，赋予残雪“对事物追究到底的遗传因子”。残雪自小不善于与外界交往的秉性，使得她逃避外部世界，返回内心，在孤独的生命体验中，养成内敛、“向自己内部”叩问的品性，致使她与颇具巫风的外婆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性。残雪由外婆一手带大，这位受尽磨难的“外乡人”，善于在庸常的时间之流中，编织离奇的故事，以抗拒俗世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为童年的残雪敞开了一个异质的生命空间。相濡以沫的暖，在残雪稚嫩的生命沃野上催生出一串串丰腴的生命意象，并在匮乏、无聊的日复一日的时流中，进行常态与异质空间之间的自由往返，锻造出超凡的巫性。残雪散文集《趋光运动》中“我的外婆”之“好的故事”，以“生命回顾”的独特方式，叙述了残雪孩提时，一个如何进行异度空间自由往返的故事：一次残雪随外婆到报社食堂开家属会，为了抗拒冗长、无聊、压抑的常态空间的挤压，3岁的残雪轻而易举地遁入想象的异质空间中，她想象自己爬上了一棵很高且被风吹得树枝乱摇的树，两只手紧紧抓稳树枝，就不会掉下去。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一定要